

## 俄汉阐释动词语义句法对比

王洪明

(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曲阜 273165)

**提 要:** 俄汉阐释动词在语义层面有着相同的语义结构: 指向世界的谓词 P 和说话人对 P 进行评价的谓词 R。这种一致性决定了俄汉阐释动词有着一些相似的句法行为。但由于俄汉语言自身的差异, 俄汉阐释动词又存有一些句法差异。对比分析俄汉阐释动词, 对于正确构建俄汉语言世界图景大有裨益。

**关键词:** 阐释动词; 预设; 陈说; 对比

**中图分类号:** H353

**文献标识码:** A

### 0 引言

“阐释”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知, 其认知结果往往反映在语言中。“在结构主义时期, ‘人’的因素被从语言中剥离”(王洪明 2012: 17), 所以, “阐释”也就无从谈起。随着语言学的发展, 学者们在研究语言时重新“把‘人’置于核心位置”(王洪明 2010: 25), “阐释”才又从幕后逐渐走向了前台。新兴的认知语言学把体验哲学作为其学科基础, 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语言意义”。(彭玉海 于鑫 2012: 62) 而哲学诠释学更是把“阐释”作为哲学的核心概念加以研究。在此背景下, 语言中的阐释意义得到了关注。本文拟从俄汉对比的角度研究阐释动词, 这不仅可以揭示俄汉动词中包含的阐释意义特征, 还可以“揭示隐藏在语言背后的语言世界图景。”(关月月 2012: 89)

### 1 阐释动词的定义

阐释动词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онный глагол/глагол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这一概念的提出, 其实并非由于人们已经充分关注到了语言中的阐释意义, 而是源自对俄语动词体的研究。M. Я. Гловинская 在其博士论文《俄语动词时体语义的若干理论问题》(1986) 中指出, 动词的未完成体现在时有时不表具体过程意义, 而表动作完成意义, 这种意义被她称为阐释意义。(Гловинская 2001: 193) 该意义被解释为: 在言语时刻之前有具体的一次动作 P; 针对这个动作或者这个动作造成的结果, 说话人在言语时刻把它解释为一类行为 R。”(Падучева 2005: 28) 这一释义给出了阐释意义具有的基本特征: 指向世界的谓词 P; 对 P 进行评价的谓词 R。

E. B. Падучева 认为, Гловинская 的定义有以下不妥之处: 1) 这一动词形式的意义不应和现在时联系起来, 该意义在过去时状态下依然可能存在; 2) 没有必要指出是“一类”行为; 3) 受时态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本身, 而不是说话者对行为的阐释, 后者不受时间限制。(Падучева 2005: 28—29) 实际上, Падучева 意在表明, 阐释意义不是一种语法意义, 而是某类动词所具有的词汇意义。这一观点也得到了 Ю. Д. Апресян 的认可。后者指出, 阐

释意义不是语法意义而是词汇意义的原因在于：1) 动词具有的阐释意义原则上可以和这一动词形式的其它时体意义共现；2) 动词的阐释意义在完成体动词的用法中也能体现出未完成体所体现的特征。(Апресян 2009: 179) 因此，他认为，应该从动词类别中划分出专门的一个类别，称为阐释动词。他把阐释动词定义为：阐释动词指这样一类动词或动词短语，“它们本身不称谓任何具体动作或状态，只是对这一具体动作或状态进行的解释（评价）”。(Апресян 2004: 5/2009: 177)

Г. И. Кустова 则把阐释动词同间接结果动词 (глагол косвенного результата) 等同起来，认为阐释动词和间接结果动词一样，都是对某一外在事件的结果进行的认知操作。她把阐释动词定义为：称谓某一外在事件的后果、意思、或者评价的一类动词。(Кустова 2005: 75) 间接结果动词是对某一外在事件的心智操作，或者说，是由外在事件引起的心智变化。其语义特点是：首先存在某个事件，然后是主体对这件事的结果有一个观念的变化，其中既包括意见、观点的变化，也包括感情态度的变化。因此，Кустова 把 огорчить 一类的感情动词也纳入到阐释动词的行列。其实，огорчить 应是感情反应动词，它是“感情主体受自身或他人行为、举止这一确定的外界诱因的直接刺激（诱发）而不由自主（下意识、非积极）地产生的一种感情反应。”(彭玉海 2004: 193) 它和阐释动词的差别在于，前者语义中包含的评价成分是预设成分，而后者语义中包含的评价成分是陈说成分。由此得知，阐释动词和间接结果动词并不完全等同。

综上所述，无论是 Гловинская 从阐释意义作为一种语法意义的角度下的定义，还是 Кустова 从间接结果动词角度给阐释动词下的定义，都未能完全揭示阐释动词的本质。Апресян 的定义则比较好地揭示了阐释动词的本质特征，但评价的对象与其说是具体的动作或状态，不如干脆说是客观事件，因为对于言语行为动词而言，起作用的不是言说活动本身，而是其包含的命题内容，阐释行为就是对事件的解读。所以，可以把阐释动词定义为：

阐释动词指说话人用以解读客观世界中的事件 P，表达说话人主观意见 R 的动词。

## 2 俄汉阐释动词语义特征对比

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阐释动词最本质的语义结构主要由两部分构成：指向客观世界的谓词 P 和说话人对谓词的评价 R。它们是“阐释动词所表达情景的两个参项”。(Падучева 2005: 30) 其中，P 构成阐释动词的预设成分，是说话人评价得以进行的基础；R 是阐释动词的陈说成分，是动词的表意重心所在。无论是俄语阐释动词，还是汉语阐释动词，它们最本质的语义结构都是一致的。这也反映了不同民族具有的相同认知观：把称名世界和思考世界结合起来。阐释不是称名世界，而是借助于称名世界来思考世界。不过，在对具体阐释动词进行释义时，不同词的组成义素并不完全相同。典型阐释动词可释义如下：

Х ошибается, думая, что P = X думает, что P [пресуппозиция]; говорящий считает, что P относится к классу мыслей, которые возникают у людей, когда они не знают фактов или не понимают их [ассерция]. (Апресян 2009: 181)

从上述定义可以抽象出阐释动词的释义模式 (V=阐释动词)：

X V, деля P = X сделал P [пресуппозиция]; говорящий считает, что P относится к классу некотор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ассерция].

“需要注意，应当区分阐释动词的这种意义和句子的阐释意义。前者‘说话人的评价’作为一个语义成分参与到阐释动词的语义构成中；后者‘说话人的评价’是整个句子具有的意义，并不进入具体词汇。”(王洪明 2011: 87)

## 3 俄汉阐释动词语法特征对比

本文主要从俄汉阐释动词的体貌特征、词汇搭配特征、否定结构特征、句法表达手段等

几个方面对比俄汉阐释动词的一系列语法特征。其中，在体貌特征、词汇搭配特征等方面，俄汉阐释动词有较多的相同之处，而在否定结构特征、句法表达手段等方面，有较多的不同之处。下面将对每个特征进行对比分析。

### 3.1 体貌特征

原型阐释动词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于未完成体现在时不表示具体过程意义。因为，阐释动词包含的两个谓词 P 和 R 都不能用于具体过程意义：P 是已然的行为，具有完成性（перфективность）。（Апресян 2009: 188）因而它才可成为评价的基础、前提，才能以预设的身份出现在阐释动词的释义中。R 是对 P 的评价，表达的是说话人的一种意见，它也不具有具体过程意义。阐释动词未完成体现在时只是表示评价的时间是现在。因此，阐释动词的未完成体现在时意义和其对应的完成体过去时意义可以基本等同。（Падучева 2005: 28）如：

(1) Вы *преувеличиваете* мои заслуги ≈ Вы *преувеличили* мои заслуги.<sup>①</sup>

汉语阐释动词相应表现为，“在+阐释动词”结构和“阐释动词+了<sub>1</sub>”结构的意义大体相同，标示具体过程的体助词“在”同阐释动词搭配时，改变了语法意义：“在”不再是标示具体过程意义的体助词，而是阐释意义的标记。试比较：

(2) a. 很显然，她们是在诽谤我们。|b. 专家说他无知，**诽谤**了他的名誉。

例(2a)和(2b)中的“诽谤”都是阐释动词，因为否定它们时，否定的都不是其预设成分“某人说了一些话”，而是否定说话人的评价，即“某人说的话不是诽谤”。因此，例(2a)和例(2b)的两种结构可以相互替换而保持语义不变。

体助词“在”成为阐释意义的标记可以用“正在、着”等体助词进行替换检验，如：

(3) 这么说来你是**嘲笑**我禁不住你的诱惑了？

例(3)的“嘲笑”是阐释动词，因此，它可以和变成阐释意义标记词的“在”搭配使用而保持句义不变，但如使用其它体助词，如“正在、着”，则句子语义异常。试比较：

(4) a. 这么说来你是**在嘲笑**我禁不住你的诱惑了？|b. \*这么说来你是正在**嘲笑**(着)我禁不住你的诱惑了？

这说明，“在”和“正在、着、呢”并不完全等同，后者是纯粹的体助词，前者还有其它意义。但在汉语语法书中，一般都没有关注到“在”的这种意义。

汉语有些阐释动词的确可以和标示具体过程意义的体助词搭配使用，只不过动词的语义范畴会发生变化：动词丧失阐释动词的特征，转而变成其它类别的动词，例如：

(5) a. 这会儿她**正在嘲笑**他哩。|b. 他乐呵呵地**嘲笑着**自己的粗心和鲁莽。|c. 一方面，我被侮辱了，因为别的学生**正在嘲笑着**我，他们知道了我是在特殊教育班就读。

例(5a, b, c)中，陈说成分是“说话”，而“用以笑话对方”转而成为情态框架——包含在词汇语义结构中的说话人对所指事物或对受话人的主观评价成分。（张家骅 2006: 135）体助词“正在、着”的语义指向都是“说话”这个动作。因而，此处的“嘲笑”由于搭配了标示具体过程意义的体助词而发生类别变化：由阐释动词变成行为动词。

典型阐释动词的未完成体现在时和完成体过去时的准同义关系比较明显。但非典型阐释动词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如具有致使意义的俄语阐释动词在未完成体替换完成体后，未完成体的句子要么异常，要么不和完成体具有准同义关系（Падучева 2005: 34），试比较：

(6) a. Он *помог* мне своим вопросом; |b. \*Он *помогает* мне своим вопросом.

汉语则没有这种问题，完成体标记“了<sub>1</sub>”和阐释动词标记“(是)在”仍能对等，试比较二者的译文：

(7) a. 他用自己的问题**帮助**了我。|b. 他用自己的问题是**在帮助**我。

### 3.2 词汇搭配特征

Апресян 指出, 由于阐释动词未完成体现在时形式不表示具体过程意义, 所以它们不能和表示具体过程意义的时间语词搭配使用, 如: долго, недолго. (Апресян 2009: 188) 不过, 阐释动词具有的“已然性”特征却决定了阐释动词的未完成体可以用于一般结果事实意义和多次重复意义, 所以阐释动词可以和 тогда, часто, редко, иногда, всегда 等副词搭配。如:

(8) Он *часто* нас *подводит*.

Падучева 则认为, 不能和表示具体过程意义的时间语词及短语等搭配是由阐释动词本身的分类范畴决定的。(Падучева 2005: 31) 她把行为动词 (глагол поведения) 分为活动动词 (глаголы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和概括活动动词 (глаголы обобщ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后者包括阐释动词。由于概括活动是对一系列具体活动的抽象总结, 因而不具有具体过程意义。所以, 阐释动词不能和表示具体过程意义的时间语词搭配。

同样, 汉语阐释动词也不能和表示具体过程意义的时间语词 (如“很久、许久、两小时、一夜”) 搭配使用。这是因为阐释动词语义中包含的预设和陈说都不具有具体过程意义, 所以, “表示具体过程意义的时间词就没有语义指向”。(王洪明 2011: 87) 但相较于俄语阐释动词, 汉语阐释动词在词汇搭配特征方面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特征。如前所述, 有些阐释动词 (如“嘲笑、抱怨”) 可以和表示具体过程意义的时间语词搭配从而使自身改变了语义类别, 如:

(9) a. 嘲笑了他很久。(百度搜索) | b. 老子抱怨了儿子一夜, 儿子抱怨了老子一夜, 于是, 我也听了一夜。

例(9)中的动词“嘲笑、抱怨”因为搭配了时间语词“很久、一夜”, 从而使得动词语义强调的重心不再是说话人的评价, 而是动作“说话”, 因此, 此时的“嘲笑、抱怨”已经变成行为动词。

和俄语阐释动词一样, 汉语阐释动词也可以和表示多次行为意义的时间副词 (如“常常、经常、总是、有时”) 搭配使用, 如例(10)。此时, 阐释动词表示的是说话人对多次行为进行的多次评价, 每一次评价都是一个完整的行为:

(10) 在道家的著作《庄子》中, 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 说他把自己局限于仁义道德之中, 只知道道德价值。

此外, 典型的阐释动词不和表示“开始、持续、结束”等时段动词 (фазовый глагол) 等搭配。这些词指向的都是具体动作, 不是对动作的评价。试比较:

(11) a. 伏尔泰夸大了国王的德政、智慧和作用。| b. \*伏尔泰开始夸大了国王的德政、智慧和作用。

例(11)中的 a 句语义正常, 而 b 句语义异常。因为“夸大”的陈说语义成分是说话人的评价, 不是“说话”, 所以, “开始”没有语义指向。

从语素的角度来看, 俄语阐释动词不能和具有持续意义的前缀搭配而派生新词。如前缀 по- 表示行为持续一段时间, 和它搭配派生出的词汇都具有持续意义: погулять, поработать, посидеть 等。但 по- 却不能和阐释动词结合派生出具有持续意义的新词, 如: \*поклеветать, \*поошибаться。这类的词缀还有: про-, от-, до-。(Апресян 2009: 188)

### 3.3 否定结构特征

俄语用于否定结构时的语词是 не, 因此, 阐释动词在否定词的使用上和其它类别动词一样, 没有形式及意义上的差别。而现代汉语常用的否定语词有: “不”和“没(有)”。相应地, 对阐释动词进行否定时就可能会出现两种否定结构: “不是+阐释动词”; “没(有)+阐释动词”。这两种否定结构对阐释动词的影响并不相同。

第一种否定结构是“是(在)+ (阐释) 动词”结构的否定形式。它可以看作体现阐释意义的标记结构, 尤其是在对比句中, 如例(12):

(12) **这不是诽谤**, 伯爵, **这是实在的话**。

例(12)根据语境可以确知,“诽谤”被否定的不是“说话”义素, 而是说话人的评价这一义素。因此,“不是+阐释动词”这一结构具有强化阐释意义的功能。

第二种否定结构则不然。否定副词“没(有)”用在动词前, 经常“否定动作或状态已经发生”(吕叔湘 2007: 383), 所以, 它往往否定阐释动词语义结构中的动作或状态。此时, 阐释动词会丧失其特征, 变为其它类别动词, 如例(13a); 相反, 如果是用“不是+阐释动词”结构, 阐释动词则不发生语义类别的变化, 如例(13b):

(13) a. 他**没有抱怨**, 事实上, 他几乎连句话都不说。|b. 不, **这不是抱怨**, 这是浏览很多网站之后的心得报告!! (百度搜索)

所以, 在汉语中, 当需要明确否定动词的阐释意义时, 通常会选择第一种否定结构。

### 3.4 阐释动词的句法表达手段

当我们使用阐释动词表达说话人的评价时, 往往会使用相应的句法表达手段来加强动词的阐释意义。这主要体现在阐释动词语义结构的预设成分中所含动词 P (以下简称预设动词 P) 的句法表现形式上。Апресян 将表现 P 的句法形式总结为 6 条 (Апресян 2009: 189):

1) 具有具体动作或状态意义的副动词形式 (Он обманывается, **думая**, что жена его любит); 2) 由 *если, когда* 引导的从句 (Вы ошибаетесь, **если** рассчитываете на его поддержку); 3) 对某个阐释动词进行解释说明的并列成分 (Девушка мешала ему вести машину — **без умолку тараторила, вертелась, хватала за руку**); 4) P 和 тем самым R 形式的准并列成分 (Он опоздал **и тем самым** всех подвел); 5) 带有 *это, тут* 等复指代词的口语结构, 这些复指词用以指称某个具体动作 P (**Это** ты погорячился)。

Апресян 指出, 无论是副动词结构, 还是 *если, когда* 引导的从句结构, 都不再表达原来的同时性、条件性、时态性等特征, 而是表示某个事件 P, 用以作为阐释的基础。这时, “它们会发生部分的语义虚化 (десемантизация)”。(Апресян 2009: 189)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时的副动词结构和 *если, когда* 引导的从句结构可以发生相互转化, 如例(14):

(14) Вы преувеличиваете, **когда говорите**, что пьеса провалилась ≈ Вы преувеличиваете, **говоря**, что пьеса провалилась。

汉语阐释动词预设成分中所含动词 P 的句法结构则可以总结为 5 种(王洪明 2011: 88), 它们和俄语阐释动词的对应关系分析如下:

1) 用以指称某个具体动作或状态的代词“这、这样”。“这”通常和判断动词“是”搭配构成“这是……”结构, 如例(15):

(15) a. 在纺织车间, 一根断线要扣犯人十个苏, **这是工头滥用** 职权, 断线对纺织品无损。|b. 如果**这样报复** 北京的老百姓, 那是野蛮行为, 你在这儿呆了一年了, 也下不了台。

这种表现形式同俄语阐释动词预设成分句法表现形式的第 6 种基本对应。但是, 同俄语不同, 汉语的这种句法表现形式是一个很常用的句型结构, 不仅用于口语结构, 也用于书面语结构。它是汉语阐释动词得以表达的最常见的结构。

2) 表示动作或状态意义的动词出现在另一个分句里, 和带有阐释动词的句子构成并列关系, 如例(16):

(16) 可是他曾经造谣**诽谤**, **说**我是个私生子。

汉语阐释动词预设成分的这种句法表现方式同俄语的第 1 种和第 2 种。因为在俄语中

когда, если 此时不再表示原有的时间、条件特征,而在于引出作为阐释基础的动作 P。而汉语的“当、如果”引导的句子一般不能摆脱原有的时间、条件特征,所以,这种结构在汉语中没有。俄语中的第 1 和第 2 种结构都对应于汉语的第 2 种结构。

3) 预设动词 P 和阐释动词并列使用,且阐释动词在句法上是对其预设动词 P 的限定、修饰,二者构成连谓结构,如例(17):

(17) 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说**中国的大学把英文看得太重,比如中文系的学生就没必要去考英语。

汉语阐释动词所预设动词 P 的这种句法表现形式从表面上看更像是以动词“说”为交际中心,“抱怨”只是“说”的修饰语、限定语,“抱怨”是修饰限定动词“说”的。然而在语义层面,“说”从属的命题仍只是阐释动词“抱怨”的预设成分<sup>②</sup>。因为该例句可以省略掉动词“说”而句义不发生变化,但若省略掉动词“抱怨”,句义会发生变化。这表明,尽管从句法上看,“抱怨”是对“说”的修饰限定,但是,整个句子的语义重心仍旧是阐释动词“抱怨”,而不是“说”。俄语阐释动词的预设动词没有这种对应的句法结构。

4) 预设动词以零形式的方式出现,只出现所预设动词 P 的命题内容,如例(18a);或者阐释动词和预设动词 P 的命题内容之间用冒号隔开,如例(18b):

(18) a. 很多家长往往**抱怨**孩子“不好好吃饭”或有偏食的习惯。|b. 在经过了儿番折腾之后,有人禁不住要**抱怨**:为什么非得加入这个组织,新中国 50 年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不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吗?

在俄语中,没有这种表现预设动词的句法形式。如果预设动词不出现的话,那一般是在直接引语的情况下,如:

(19) — Ты просто красивый мальчик. — Нет, нет, ты *ошибаешься!*

其实,直接引语的这种情况在各种语言中都应是表达阐释动词预设成分的一种句法结构。这种表现方式只适合于阐释动词要求的预设动词可以是言说动词的情况。

5) 预设动词 P 或者包括预设动词在内的短语直接占据主语位,成为句子的主语,如:

(20) a. **劫机**完全打乱了飞行秩序,直接**威胁**旅客生命。|b. **这些反攻威胁**了隆美尔的摇摇欲坠的优势。

此时,预设动词 P 不是描述一个情景,而是指称一个情景。因为预设动词 P 称谓的动作不再是说话人关注的焦点,成为关注焦点的是对该动作进行的阐释评价。与此相应,预设动词 P 可以和名词一样被指示代词修饰,如例(20b)。

其实,这种表达方式在俄语中也有,只是 *Апресян, Падучева* 没有把它们考虑进去。前者认为这种形式不能算是预设动词的句法表现形式。后者不再把这种用法的动词称为阐释动词,而是称为关系动词。(Падучева 2005: 29) 但本文认为,这时的动词仍旧是阐释动词,因为此时动词的语义结构仍旧和阐释动词的语义结构一致。它所有变化只是在表层结构、而不是语义结构上发生的。尽管预设动词 P 不是以动词的形式,而是以事件名词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是,这个名词的语义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它仍旧指向一个情景。只不过,它由原来对情景的描写(以动词的方式)变为了对情景的称名(以名词的方式)。俄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方法,试比较:

(21) a. Вы очень мешаете мне *своими репликами*. |b. Росту популярности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мешает* размытость идеологии, отсутствие ярких лидеров и традиций.

(21a) 和 (21b) 的差别仅在于事件 P 的句法位置不同,前者是补语,后者是主语。但对二者否定时,否定的对象都是 мешать 中作为陈说的评价语义成分,而不是动作本身。

#### 4 结束语

俄汉阐释动词本质上具有相同的语义结构：称谓客观世界中某一事件的谓词 P 和说话人对事件 P 的阐释评价 R。这种相同性源自每一民族都会对客观世界中的事件作主观的解读。因此，每一种语言中都会存在阐释意义的表达手段。阐释动词只是其中一种方式。由于在本质语义结构上的一致性，俄汉阐释动词在体貌特征、词汇搭配特征上有着相同之处。但由于俄汉语言本身的差异，它们在否定结构特征、句法表达手段上又有着一系列区别。后者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民族对同一客观事件的不同观念化方式。本文只对俄汉阐释动词的语义句法特征做了对比，至于俄汉其它阐释意义的表达手段，将另文研究。

#### 附注：

1 本文不加出处的俄汉语例句分别摘自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рп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和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CCL 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

2 本文是在语义预设这一层面上使用预设这一概念的。语义预设是“说话人的常时背景知识，未必一定是受话人已知”（张家骅 2009：70），因此，阐释动词的预设成分可以成为交际的核心。而语用预设由于“说话人立足于受话人有相同的即时信息”（张家骅 2009：70），因此，不可能成为交际的核心。

#### 参考文献

- [1]Апресян Ю. Д.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онные глаголы: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и свойства[J].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2004, №1.
- [2]Апресян Ю. Д.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 семан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M].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9.
- [3]Гловинская М. Я. 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ь и синонимия в видо-временной системе русского глагола[M].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м.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а РАН. 2001.
- [4]Кустова Г. И. О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м потенциале слов энергической и экспериен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ы[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005, №3.
- [5]Падучева Е. В. Глаголы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таксономия и акциональные классы[J].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2005, №6.
- [6]关月月. Сейчас 与“现在”的语义对比分析[J]. 中国俄语教学, 2012(4).
- [7]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8]彭玉海. 俄语题元理论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 [9]彭玉海、于鑫. 俄语物为动词隐喻意义的认知阐释——兼动词多义问题[J]. 外语学刊, 2012(4).
- [10]王洪明. Е. В. Падучева 的意义观[J]. 中国俄语教学, 2010(4).
- [11]王洪明. 阐释动词及其特征[J]. 外语学刊, 2011(1).
- [12]王洪明. 词汇单位语义派生机制多维阐释[J]. 中国俄语教学, 2012(3).
- [13]张家骅.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语言[J]. 当代语言学, 2006(2).
- [14]张家骅. “语义预设/语用预设”的一个视角[J]. 外语学刊, 2009(3).

## Semantic and Syntactic Comparisons of Russian and Chinese Interpretational Verbs

WANG Hong-m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Russian and Chinese interpretational verbs have the same semantic structures in semantic level: the predicate P, which refers to the object world, and the predicate R, which refers to the speaker's evaluation on predicate P. This determines the range of syntactic behavior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of Russian and Chinese language,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interpretational verbs. So,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ussian and Chinese interpretational verbs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world picture.

**Key words:** interpretational verb; presupposition; assertion; comparis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2 年度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俄汉阐释动词词义的元语言释义对比”(项目编号: 1252b005)、“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BSQD20110109)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俄汉阐释动词词义的元语言释义对比”(项目编号: 11YJC740099)、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语动词隐喻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11BYY1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洪明(1981—), 山东临沂人, 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词汇语义学。

**收稿日期:** 2013-06-03

**[责任编辑: 新铭吉]**